



张振邦 主编

责任编辑：马 钢

封面设计：王远东

欧美文学作品选读

下 册

张振译 主编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哈尔滨出版集团哈尔滨42号)

黑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黑龙江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787×1092毫米1/32·印张11·14·插页2·印数1,000

1988年3月第1版 1988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5,000

ISBN 7-207-00333-1/I·458

定价：2.55元

目 录

马克·吐温《哈克贝里·芬历险记》	1
左拉《萌芽》	25
莫泊桑《漂亮朋友》	50
哈代《德伯家的苔丝》	74
肖伯纳《华伦夫人的职业》	96
列夫·托尔斯泰《复活》	116
契诃夫《樱桃园》	143
罗曼·罗兰《约翰·克利斯朵夫》	166
高尔基《母亲》	192
杰克·伦敦《马丁·伊登》	217
阿·托尔斯泰《苦难的历程》	239
马雅可夫斯基《列宁》	268
德莱塞《美国的悲剧》	301
肖洛霍夫《静静的顿河》	325
法捷耶夫《青年近卫军》	353

马克·吐温《哈克贝里·芬历险记》

节 选^①

第三十一章

祷告也能扯谎

一连过了好几天，我们再也不敢在哪个镇上停下来，只是顺着大河往下漂。我们现在已经来到暖和的南方，离开家乡已经很远很远了。我们渐渐遇到许多长着长苔的大树，长苔由树枝上垂下来，好象长长的白胡子似的。这是我头一回看见树上长着这种长苔，它们把树林子弄得十分森严惨淡。现在这两个骗子以为他们已经脱离了危险，又想跑到村子里去找便宜。

他们先来了一回戒酒的演讲，可是他们赚到手的几个钱，还不够他们痛痛快快喝个醉的。他们又到一个村子里去办跳舞学校，可是他们对于跳舞并不比袋鼠更内行，他们刚刚蹦了一两下，那些学跳舞的人就一下子跳过来，把他们都赶出村子去了。还有一回，他们打算教演说，可是他们才嚷了几句，听演说的人就站起身来，臭骂了他们一顿，把他们立刻轰走了。他们也曾干过传教、讲道、治病、催眠、算命，把样样事情都干了一下，可是他们似乎总是不走运。到了后来，他们简直快要穷死了，就整天价躺在筏子上，一边顺水往下漂，一边心里胡琢磨，一躺就是一上午，一句话也说不出，那种垂头丧气、走投无路的样子，可真够瞧的。

最后，他们的态度忽然变了，他们在窝棚里交头接耳，叽叽咕咕地谈起来，一谈就是两三个钟头。吉木和我都有点儿提心吊胆。我们

① 选自张万里译《哈克贝里·芬历险记》，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

真不喜欢看那种样子。我们猜想，他们一定是在那儿琢磨什么更坏的鬼把戏。我们猜来猜去，最后断定他们一定是打算闯进什么人家里或是铺子里去抢钱，或是想办法去造假钞什么的。这么一来，可把我们吓坏了。我们两个商量好，无论如何也不跟他们一块儿胡闹，只要一遇到机会，就给他们一个冷不防，马上跑开，把他们甩掉。好了，有一天清早，我们把筏子藏在一个很妥当的地方，离上游一个叫做派克斯卫的又小又破的村子大概有二哩地。皇帝就走上岸去，叫我们躲在这儿等他，他说他到村里去搜听搜听，看看这个地方是不是有人听见了“怪物大王”的风声。（“你打算到人家家里去抢东西吧，”我心里想，“等你抢完了跑回来的时候，你可就不知道吉木和我，还有这只木筏，都上哪儿去了——到那时候，你就干瞪眼没主意了。”）他说他要是到了晌午还不回来，公爵和我就可以放心大胆到村里去找他。

于是我们就在筏子上等他。公爵显出辗转不安的样子，脾气也变得非常坏。他动不动就骂我们，我们干什么似乎都不合他的意，每件小事都要挑毛病。他们一定又在打什么坏主意。到了晌午，皇帝还没有回来，我就高兴起来，我们的生活好歹又可以有个变化啦——也许还是个可以发生那种变化的机会哩。于是我和公爵就到村里去，到处找皇帝，最后发现他在一家矮小的酒馆的后房里坐着哪。他喝得醉醺醺的，有一群游手好闲的人正在跟他开玩笑，他在那儿一边乱骂、一边唬人；可是他醉得非常厉害，既走不动路，也打不着人。公爵开口就骂他老浑虫，皇帝马上就还嘴，他们刚吵得起劲儿的时候，我就溜出了酒馆，撒开腿就跑，把沙土踢得直飞，顺着河边的大道象小鹿似的往前窜——因为我知道机会已经来到了。我想他们要想再见我和吉木，不知道要等到何年何月了。我跑到河边，累得喘不上气来，可是心里非常高兴，我就大声喊着说：

“吉木，把筏子解开吧，咱们这回可好啦！”

可是没人答应，也没人从窝棚里爬出来。吉木已经不在这儿了！我使劲地喊了一声——再喊了一声——跟着又是一声；我跑到树林里乱找了一阵，一边使劲吆喝，一边尖声喊叫，可是一点用处也没有——

老吉木已经没影儿了。我就坐在地上哭起来——我想不哭也不行。可是我不能在那儿老坐着不动。过了一会儿，我又走到大路上，想要找个好办法；这时候，有个孩子由对面走过来，我就问他看见一个如此这般打扮的黑人没有。他说：

“看见了。”

“他在哪儿呢？”我问。

“他到下游二哩多地的赛拉·菲力浦家里去了。他是个逃跑的黑人，被他们抓住了。你想找他吗？”

“我找他干什么？一两个钟头以前，我在树林里碰见了，他说我要是嚷的话，就把我的心肝都挖出来——他叫我躺在地下不准动，所以我就在那边呆了半天，一直不敢走出来。”

“那末，”他说，“你现在不必害怕了，他们已经把他抓住了。他是由南方一个什么地方跑来的。”

“他们把他抓住，倒是一件好事。”

“那是当然！谁抓住了他，就可以得二百块钱的奖赏。那简直象在大道上捡钱一样。”

“可不是嘛——我要是个大人的话，找也能得那笔钱；是我头一个看见他的。到底是谁把他抓住的？”

“是一个老头子——一个谁都不认识的人——他只要了四十块钱，就把那个黑人倒给人家了，因为他还得赶到上游去，所以不能再等了。你想想看，居然会有这种事！我要是他的话，等上七年我也不在乎呀。”

“我也是那样，一点儿也不差。”我说。“可是他把他卖得那么便宜，也许是那份赏格根本就值那么些钱。也说不定这里面还有什么曲折吧。”

“决没有问题——一点儿曲折也没有。我亲眼看见那张传单了。那上面把他的一切情形，写得清清楚楚——简直是他活活地画出来了，说他是从新奥里安下面哪个大农园里跑出来的。你放心吧，先生，这笔生意决不会出错。喂，给我一口烟叶子嚼嚼好吗？”

我一点儿烟叶子也没有，所以他就走了。我又回到筏子上，坐在窝棚里，想了又想，可是什么办法也想不出来。我把脑袋都想痛了，还是没法过这一关。我们在一块儿走了这么远的路，替那两个流氓干了那么多的事，结果是白白辛苦一场，什么打算都失败了，就是因为他们那么狠心，对吉木下了这样的毒手，为了那四十块臭钱，叫他从此以后流落他乡，再过奴隶的生活。

我也曾这样想过：吉木要是不得不当奴隶的话，那么他回到家乡去当奴隶，守着老婆孩子过日子，要比在外面瞎混强上千百倍，所以我顶好给汤姆·莎耶写封信，叫他把吉木的下落告诉瓦岑小姐。可是过后我又打消了这个念头，原因一共有两个：她会因为吉木由她那儿逃跑，觉得他卑鄙无耻，忘恩负义，对他又气又恨，索性再把他卖到下游去。即便她不至于那么做，别人对一个忘恩负义的黑人，也自然而然会瞧不起，那样一来，他们会整天价给吉木脸色看，叫他觉得难堪、丢脸。然后再反过来想想我自己！人家都会知道我哈克·芬帮过一个黑人去找自由，那么我要是再遇见那个镇上的人，恐怕我马上就要羞得趴在地下求饶了。正是这样的，一个人做了不名誉的事，可是又没勇气担当起来。他老以为只要不叫旁人知道，那就不算是丢人现眼。这正是叫我为难的地方。我对这件事越是前思后想，我的良心对我越是不依不饶，我也就越觉得我自己又坏、又下流，又没有出息。到了后来，我忽然觉得上帝明明是打了我一个耳光，让我知道我所干的坏事，一直逃不了上帝的耳目，这就是说，当我把和我无冤无仇的一个可怜的老姑娘的黑人拐出来的时候，上帝的眼睛一直在盯着我，并且他叫我到此为止，不许我再接着干这件坏事——这个念头在我的脑筋里一转，我差一点儿当场就倒下去了，我实在是害怕得要死。于是我就尽力想法子安慰安慰我自己，我想我从小所受的教育不良，所以这也不能完全怪我，可是我心里有个声音，总是不断地对我说：“主日学校就摆在那儿，你本来可以上学去，你要是上学校去，人家会讲给你听，象你这样帮着黑人逃跑，一定得下十八层地狱。”

我这么想了一想，就打了一个冷战。我差不多下决心要祷告一下，

看看我能不能改邪归正，变成一个好点儿的孩子。我就跪下身去，可是我祷告不出来。这是什么缘故呢？我根本不必瞒上帝，也不必瞒我自己。我知道我为什么没话可说。那都是因为我心术不正，因为我怀着私心，因为我一直在两面倒。我假装着要悔罪改过，可是心里还藏着顶坏的主意。我总想让我的嘴说我愿意做那种又规矩、又清白的事情，赶快写信给那个黑奴的主人，告诉她他现在的下落；可是我心里明明知道这是瞎话——这一点上帝也知道。你决不能对上帝说瞎话吧——我把这一点算是弄清楚了。

我实在觉得左右为难，为难到了极点，不知怎么办才好。最后我想出来一个主意；我就说：我先写完那封信，然后再看看能不能祷告。啊，这可真是妙不可言，我刚刚这么一想，马上就轻松得象根鸡毛似的，我所有的心病都没有了。于是我拿了一张白纸、一枝铅笔，高高兴兴地坐下来写：

瓦岑小姐：您那个跑掉的黑奴吉本现在在派克斯卫下游二哩的地方。有一位菲利浦先生把他抓住了。您要是派人带着奖赏到这儿来，他愿意把黑人交给来人领回去。

哈克·芬

我觉得很痛快，好象罪恶都已经洗清了，我生平第一次感到这么轻松，我知道现在我能够祷告了。可是我并没有马上就做，我放下了那张纸，坐在那儿想了一下——我想幸亏这样地转变了一下，差一点儿我就弄错了方向，走进了地狱。我就这么想下去。接着又想到我们顺着大河漂下来的情形，我看见吉本，无论是白天黑夜，有时在月光之下，有时在暴风雨里，总是在我的眼前；我们一边向前漂流，一边谈笑歌唱。可是，不知道什么缘故，在他身上我总挑不出什么毛病，能够叫我硬起心肠来对付他，反而老是想到他的好处。我看见他才值完了班，也不过来叫我，就替我值班，让我能够接着睡下去；我又看见他那种高兴的样子——他看见我由大罅里逃回来时他那种高兴的样子。

子。还有，在上游那个闹族争的地方，我在泥水滩里又来到他跟前时候，他又是多么高兴，还有许多这类的事情；他总是管我叫做老弟，总是爱护我，凡是他想得到的事，样样都替我做到了，他实在是太好了。最后我又想起那回我告诉人家船上有人出天花，结果把他救下了，他当时对我感恩不尽，说全世界上只有我是老吉木顶好的朋友，还说他现在只有我这么一个朋友。这时候我偶然一回头，一眼看见了那张纸。

这实在是叫人为难。我抄起它来，拿在手里。我全身直发颤，因为在两条路当中，我得下决心挑选一条，永远也不能翻悔，这我是深深知道的。我又平心静气地琢磨了一下，然后就对我自己说：

“那么，好吧，下地狱就下地狱吧。”——我一下子就把它扯掉了。

这是要不得的念头，要不得的说法，可是我已经说出口了。而且既然说出口，我决不收回，也决不再想改邪归正做好人。我把整个这桩事丢开不想；打定主意再走邪道，走邪道是我的本行，因为我从小就学会了这么一套，做好事我反倒不内行。我打算先想办法把吉木偷出来，不让他再给人家当奴隶；我要是还能想出更坏的事情，我也打算干它一下，反正是一不做、二不休，既然干就干到底。

然后我就仔细地盘算，究竟应当怎么下手；我心里翻来覆去想了许许多多的主意，最后决定了一个合意的办法。我就观察了一下下游一个长满大树的小岛的形势，等到天刚一黑，我偷偷地把筏子划过去，找了个地方藏起来，然后就钻进窝棚去。我睡了一整夜，天还没亮就爬起来了；我吃完了早饭，穿上了我那现成的衣服，找了些别的衣服的零碎的东西，打成一捆，坐上小船，就划到对岸去了。我看见那边有一所房子，我想那一定是菲利浦住的地方，我就在这房子下头不远的地方上了岸，把那一捆东西藏在树林里，又把小船装上和石头沉到水里去，打算等到用的时候再捞上来。那个沉船的地方离上游岸上的一家小机器锯木厂大约只有四五百码。

然后我就顺着大道走过去，我走过那个木厂的时候，看见门口挂着一块招牌，上面写着：“菲利浦锯木厂”。我又往前走了二三百码，来

到那些庄院前面，就睁着大眼到处看，可是一个人也看不见，虽然现在已经天光大亮了。可是我并不在乎，因为这时候我还不想遇见什么人——只想看看这个地方的形势。按照我的计划，我要假装着打那个村子走过来，不让人家看出我是由河下边上来的。我只看了一眼，就直对着村子奔过去。我刚一到那儿，我碰见的头一个人就是公爵。他正在贴“怪物大王”的戏报哪——连演三夜——跟上回一样。他们还是那么不要脸，那两个骗子手！我跟他撞了个对面，想躲也来不及了。他露出吃惊的样子，说：

“嘿！你——你打哪儿来呀？”然后他就带着又高兴、又关心的样子说：“筏子在哪儿呀？——把它藏在一个好地方了吗？”

我就说：“怎么，我还正要问你呢，千岁。”

他马上就不那么高兴了——他说：

“你问得着我吗？”

“你先别着急，”我说，“昨天我在小酒馆里看见皇帝的时候，我心里想：他醉成那个样子，等他醒过来，起码要过几个钟头，才能把他弄回去；我就在村里走来走去，一边瞎混，一边等着。有一个人给了我一毛钱，叫我帮着他把一只小船摇到对岸去，再载回一只绵羊来，我就跟他去了。可是我们拉那只羊上船的时候，那个人把绳子交给了我，他自己跑过去推羊，没想到羊的劲头太大，我拉不动，它又一挣扎，我再一松手，它就跑了，我们就追。我们没带着狗，所以只好在野地里到处追赶；一直等到天快黑了，它也累得没气力了，才被我们捉住，弄过河来，我再到那边去找筏子，一看它已经没影儿了。我心里想：‘他们一定是闯了祸，所以不得不赶快走；他们把我的黑人带走了——我在世界上只有那么一个黑人；我现在出家在外，别无财产，什么东西都没有，又没法子挣饭吃，’我就坐在地下哭起来。我在树林里睡了一宿。可是，说了半天那个筏子到底上哪儿去啦？——还有吉木，可怜的吉木！”

“我怎么会知道——我是说，我怎么会知道筏子上哪儿去了呢？那个老东西做了一笔生意，弄了四十块钱，咱们走进酒馆的时候，那些

闲人正跟他赌半块钱的输赢哪，后来他除了喝酒花掉的钱之外，把所有的钱都输光了。我昨天半夜里才把他弄回去，发现筷子已经没有了，我们还说：‘那个小东西把我们甩开了，偷了我们的筷子顺河漂走了。’”

“我总不至于用我的黑人吧，你说是不是？——全世界上，我只有这么一个黑人，只有这么一点儿家当。”

“我们可没有那么想。说老实话，我们已经把他当成我们的黑人了；不错，我们确实认为他是我们的——他把我们麻烦得也真够受了。我们当时一看筷子没有了，我们口袋里的钱又都花光了，所以没有别的法子可想，只好把‘怪物大王’再演上一回。我一直忙得要命，一盅酒都喝不着，嘴里干得象火药筒子似的。你那一毛钱在哪儿呢？拿出来给我吧。”

我还有好多钱呢，我就给了他一毛钱，可是我劝他拿去买些东西吃，并且要分给我一点儿，我说我就剩下这几个钱，从昨天到现在还没吃东西。他一点儿也不管我。他紧接着就恶狠狠地对我说：

“你说那个黑人会不会去告我们？他要是真敢那么干，我们一定要剥他的皮！”

“他怎么能够去告你们呀？他不是已经跑了吗？”

“他没有跑！那个老东西把他卖掉了，一分钱也没分给我，并且钱也输光了。”

“他把他卖了？”我说完这句，就哭起来。“那可不行，那是我的黑人，那些钱是我的。他在哪儿呢？——我要我的黑人。”

“我告诉你说吧，反正你是找不着你的黑人了——你干脆也甭哭了。你听我说——你想想看，你会不会跑去告我们呀？我看你可真他妈的靠不住。哼，你要是敢去告我们的话——”

他停住了，他的眼睛里露出一种恶狠狠的神气，那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我又抽抽搭搭地哭着说：

“我根本就不打算去告谁，我也没有那么大的工夫；我还得跑去找我的黑人嘛。”

他好象有点发愁似的，站在那里，一边出神，一边皱眉，胳膊上挤着的戏报被风吹得乱翻。最后他说：

“我来告诉你一件事。我们还得在这儿呆上三天。你只要答应不去告我们，也不让那个黑人去乱说，我就告诉你到哪儿去找他。”

于是我就答应了。他说：

“有一个庄稼人，名字叫做赛拉·菲——”说到这里他就停住了。你看，他起初想要对我说实话，可是他那么一停，然后又仔细一想，我猜他一定是又变卦了。果然不错。他不肯相信我，他打算十拿九稳地把我甩掉三整天。所以他接着就说：“把他买过去的那个人，叫做亚伯·法色——亚伯·纪·法色——他住在离这儿四十哩地的乡下，就在通到拉斐德去的那条路上。”

“好吧，”我说，“我用三天的工夫就走到了。我今天下午就动身。”

“那可不行，你现在就得动身，一点儿也不准耽搁，也不许你一路上随便乱说。你只管闭住了嘴，赶你的路，那你就不至于给我们惹祸了，你听见没有？”

我正想要他这样吩咐我，这正是我求之不得的。我正希望我能自由自在地去实行我的计划。

“那么你就赶快走吧，”他说，“你随便跟法色先生说什么都行。也许你能够把他说服了，叫他相信吉木的确是你的黑人——有些傻子办事，向来不看证件——至少我所说在南方这一带地方，确实有这种傻瓜。你要是告诉他，那张传单和奖赏都是假的，并且给他解释一下为什么人家要耍这一套把戏，他也许就会信你的话。你现在就去吧，爱对他说什么就说什么。可是你要记住，从这儿到那儿的路上，可不许你多嘴多舌。”

于是我就走了，对着村子后面的乡下走过去。我并没有回头看，可是我总觉得他在盯着我。不过我知道我能叫他累个半死。我在野地里一直走了一哩地，然后才敢停下来。我接着就转过头来，穿过树林，再朝着韦力浦锯木厂绕回来。我想我顶好是马上按着计划进行，一点儿也不要耽搁，我打算在这两个家伙未走之前，不让吉木开口闯祸。

我不愿意跟他们那种人再捣麻烦了。他们的所做所为，我早已看够了，我现在打算把他们整个儿都甩开。

评介与讲析^①

《哈克贝里·芬历险记》是美国19世纪最杰出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马克·吐温的代表作，发表于1884年。它一发表，便对当时的社会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由于这部小说一反当时社会的道德标准，控诉种族歧视的罪恶，塑造了哈克这个小叛逆者的正面形象，打破了人们对于美国自由民主的幻想，所以遭到了许多反动的资产阶级批评家的指责，一些州立的大图书馆以“渎神”、“毒害青少年”等罪名禁止孩子们读这部小说。甚至在1957年，纽约市教育委员会还突然下令不许中学课本采用《哈克贝里·芬历险记》，生怕哈克影响青年一代对美国文明的信念。尽管禁令、诽谤纷至沓来，这部小说还是由于其自身的强烈感染力受到普遍的欢迎，无论从思想内容，还是从艺术价值上看，它都堪称为美国文学史上出类拔萃的作品。

南北战争前，在美国西部一个圣彼得堡镇，有个少年叫哈克贝里·芬（一译哈克利·费恩）。他父亲是个酒鬼，已经失踪一年多。达格丝寡妇收他为养子。寡妇的妹妹瓦岑小姐是位老姑娘。她俩对哈克管教很严，但哈克讨厌“规矩和体面”，喜欢与好朋友汤姆一起玩“强盗游戏”。

^① 本文第一部分引用黄宝生编写的《哈克贝里·芬历险记》内容提要。

哈克的父亲突然返回。他抓到哈克，用一只小船把哈克带到一个僻远的树林子，住在一座破旧的小屋里，靠捉鱼打猎为生。父亲经常用猎物上码头换酒，回来后喝个酩酊大醉，然后大发酒疯，毒打哈克。哈克忍受不了这种生活，趁父亲一次去镇上卖木头的机会，驾着一只小划子逃跑了。

哈克躲藏在一个荒无人烟的小岛上。一天夜里，他在岛上发现瓦岑小姐的黑奴吉木（一译吉姆）。吉木是因为瓦岑小姐要把他转卖出去，才逃出来的。于是，他俩结伴在岛上生活。一天，哈克男扮女装出去打听消息，得知外面悬赏捉拿吉木，有些人正要上这个岛来搜寻。他俩连夜离开小岛，乘木筏沿河逃亡。每天夜间漂流，白天躲在岸边的树林里。他们打算漂流到伊利诺州尽头的开罗镇，从那里搭船前往那些不买卖黑奴的“自由州”去。

一天夜里下大雾，不能乘木筏。当哈克划了划子去栓木筏时，一股急流把木筏和小划子冲散了。在白茫茫的大雾中，吉木拚命地喊呀，叫呀，寻找哈克。木筏东冲西撞，吉木受了不少罪，差点淹死。直到雾散后，他俩才又相遇。吉木见哈克平安无事，高兴得流下了眼泪。而哈克这时还拿吉木开玩笑，说吉木方才是在梦中，撞得吉木昏头昏脑。但哈克很快意识到自己这样做对不起吉木，鼓足了勇气，向这个黑人“低头认罪”。

第二天夜里，他们漂到了一个大河湾里，以为到达开罗镇了。吉木想到自己马上就要获得自由了，高兴得浑身发抖。他说到了自由州，头一桩要干的事就是拚命攒钱，攒够了就到瓦岑小姐老家附近的那个庄子去把他的老婆赎回来！随后他们夫妻俩就可以一起干活，再把两个孩子也赎回来。这时，哈克的心不能平静，感到自己帮助一个黑奴从合法主人那儿逃

跑，事情有多么严重。于是，他划开小划子，准备上岸去告发。途中恰好遇上一条前来追捕逃奴的小船。哈克突然间失去了告发吉木的勇气，反而巧妙地掩护吉木，打发走了那条小船。后来，经过打听，这里根本不是什么开罗镇。他们只得继续往下漂流。

一天夜里，一只大轮船把他们的木筏撞翻，他俩跌落水中失散了。哈克游到岸上，甘洁佛一家人收留了他。在甘洁佛家的黑奴帮助下，哈克找到了吉木。他俩趁甘洁佛家族与雪富生家族“打冤家”之机，乘木筏逃了出来。他俩觉得呆在别的地方总显得很别扭、很闷气，只有坐在木筏上，才感到“挺自由、挺痛快、挺舒服”。

他俩继续往下漂流。一天天快亮时，有两个被追捕的人跑来向哈克求救，哈克收留了他们。结果，哈克发现这两个家伙是骗子：一个七十来岁，自称“皇帝”；一个三十来岁，自称“公爵”。从此，“皇帝”和“公爵”控制了这个木筏，一路行骗。在剖克卫镇，“皇帝”扮作一个听了牧师讲道而决心改恶为善的“海盗”，骗得一笔募捐。在阿肯色州一个小镇，“皇帝”和“公爵”冒充明星，演出所谓“惊人悲剧”《皇帝的麒麟》，其实只是光身子画上五颜六色的条纹，在台上乱蹦乱跳一阵，骗得大笔门票费。在另一个小镇，“皇帝”和“公爵”冒充死者彼得在国外的两个兄弟，企图骗取遗产。哈克十分憎恨“皇帝”和“公爵”的卑鄙行径，偷偷将真相告诉彼得的女儿，帮助她挫败了这两个骗子的阴谋诡计。后来，这两个丧尽天良的骗子竟然背着哈克，把吉木卖掉了。哈克急得没有办法，想写信告诉瓦岑小姐，请她派人带钱来赎回吉木。但他想起一路上与吉木结下美好的情谊，吉木总是拼命照顾他，对他的好处真是说不完。于是，他撕掉了写给瓦岑小姐

的信，决心亲自营救吉木，不再让吉木当奴隶。

哈克找到了买吉木的菲利浦家。那恰好是哈克的好朋友汤姆的姨夫家。他们全家正在迎接汤姆来作客。哈克一到，萨莱阿姨误以为是汤姆，而哈克也就顺势冒充汤姆。然后，哈克到半路上去截住汤姆，商量好一起营救吉木。汤姆到了姨夫家就装作是自己的弟弟细弟。他俩采取了一系列秘密冒险行动，结果还是失败，吉木被抓回，汤姆的小腿也遭了枪伤。最后，汤姆宣布：吉木已经不是奴隶了，他也象这世界上逍遥自在的人一样自由了。因为瓦岑老小姐两个月以前死了，她本来打算把吉木卖到大河下游去，临死的时候想起来觉得怪难为情的，在遗嘱里恢复吉木的自由了。萨莱阿姨问汤姆干吗不早说呢？汤姆回答说：“我是要尝尝冒险的滋味呀！”

二

《哈克贝里·芬历险记》以其反对种族压迫、反对奴役黑人的主题成为19世纪美国文学史上最重要的作品之一。在马克·吐温写作的80年代，蓄奴制虽已消灭，但是黑人受奴役、受歧视的社会地位并未改变。因此小说对于当时的社会现实仍有很大的意义。这部作品出版后，不断遭到查禁，足见马克·吐温击中了蓄奴制残余势力的要害。

这部小说所描写的故事发生在美国南北战争之前。在《哈克贝里·芬历险记》里，作者从人道主义出发，以饱蘸同情之笔，写出了处于奴隶地位的黑人们的悲惨遭遇，严厉地谴责了种族压迫的可耻行径。

黑人吉木逃亡是为了逃避被卖到远方去的悲惨命运。吉木忠厚诚恳，并未犯什么过错，却被主人瓦岑小姐卖到相隔很远的奥尔良省去。在蓄奴制度下出卖黑奴是司空见惯的

事，在这部小说里也不仅仅吉木一个人遭到这样的命运。“皇帝”和“公爵”在冒充彼得·威耳克的亲兄弟攫取了他的遗产继承权后，就将他的黑奴拍卖，黑人兄弟俩被卖到大河上游的孟菲斯，而他们的母亲反而被卖到下游的奥尔良去。

马克·吐温对蓄奴制深恶痛绝，而对黑人却怀着强烈的同情心。当时美国的奴隶主和资产阶级种族主义者根本不把黑人当人，而在马克·吐温的笔下，黑人吉木却被刻划成一个富有尊严的正面人物。他纯朴善良，对亲人有真挚的爱，对朋友重友谊，并且具有争取自由的斗争精神。吉木不同于斯托夫人《汤姆叔叔的小屋》中逆来顺受的黑奴汤姆，他不愿忍受当奴隶的命运，渴望成为一个自由的人，主宰自己的命运。尽管长期的奴隶生活和地位，使吉木缺乏科学知识，迷信得可笑，但他维护人的尊严，不能容忍主人把他当作牛马一样卖来卖去，不承认奴隶制是天经地义的。因此，当他知道瓦岑小姐以800元的身价，将他卖给黑人贩子时，便从女主人那里逃跑了。在当时，奴隶逃跑是需要相当大的勇气的，因为逃亡的奴隶一旦被捉住，就有被残酷处死的危险。而且吉木的逃跑并不只是为了他个人，他的计划是逃到美国北渥自由州去，拚命劳动、攒钱，好把老婆孩子赎出来，一块过自由劳动的生活。作者借哈克的口说：“我相信他惦记着家里人也是跟白种人一样的。”不分种族、肤色，人人都应享受自由幸福生活的权利，这是马克·吐温民主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

吉木向往自由，可是并不一味考虑自由、不顾别人，从吉木和哈克的关系可以看出他有一颗善良的心和对朋友的满腔热忱。在逃亡途中，他百般照顾哈克，经常替他值班守夜，牺